

撫今 追昔

桃園警察宿舍往事回憶



流轉 正光

*Memories of
The Taoyuan Police Dormitory*

局長序言

桃園正光路警察宿舍即將於本(110)年10月拆除並進行都更，為的是讓土地充分活化利用，未來將以嶄新的警消社會住宅樣貌呈現給大眾。警察宿舍的轉變象徵著時代的交替更迭，雖然原宿舍將走入歷史，但曾經的美好回憶不會褪色，會鮮明地留存在與這片土地有所連結的每個人心上持續發光。本局除

了積極給予遷移住戶妥善安置，特地走訪並記錄了幾位昔日住戶，透過他們親身口述，不論是純真童年、溫馨居家時光或是望著父執輩奔赴警務的身影，一段段珍貴的往事，帶領我們重溫過去的警眷日常生活，期許藉著累積的豐沛底蘊，共創希望光明的藍圖。

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局長

陳國進



正光路警察宿舍

一、緣起·歷史

正光路(原正光街，後改名為正光路)警察宿舍位於今日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39巷附近區域，是一正方形的宿舍群建築。正光路39巷的東側為紅磚造建築的單層平房；西側則多為鋼筋水泥興建的2層樓平房，在全盛時期，共計66戶居民居住於此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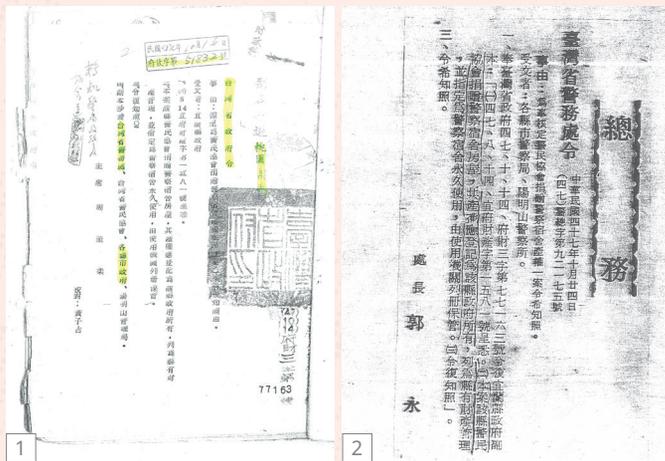
根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後勤科(以下同)伍志鴻股長回憶，正光路警察宿舍的興建源自民國49年，由警民協會(類似於今日警察退休協會的組織)自主出資興建，由於後續維護不易，因此後來將宿舍產權登記移轉至桃園縣政府所有。民國47年，當時臺灣省政府為了統一管理警察眷舍，故將各地警察宿舍歸地方政府管理，除了桃園正光路警察宿舍外，宜蘭縣等地的警察宿舍亦同。

正光路警察宿舍自興建至今已走過一甲子，宿舍的外觀隨著年限將屆逐漸老舊毀壞、水電等設備亦須另外臨時鋪設，生活的環境品質欠佳，故後來雖轉為警察職務宿舍，有意願入住正光路警察宿舍的新任警察同仁也十分稀少。而昔日的宿舍住民因年紀漸長而紛紛凋零離世、子女也因個人生涯規劃離家後不再回來，為使土地活化利用、打造更好的居住環境和生活品質，桃園市政府於民國104年年底因應國土規劃，展開都更計畫。

都更後，原先的正光路警察宿舍現址將新建為社會住宅，並興建警察辦公廳舍和職務宿舍，成為現代化的綠能環保公共設施的建物。而附近的主要幹道、法院、行政園區、學校等，也會搭配社區進行整體性規劃，邱文成警務正談

桃園縣警民協會

由吳雪廷(已歿；前桃園縣警察局副局長任內)提出及擔任總幹事，並邀請簡欣哲先生(已歿，曾任大溪鎮鎮長、桃園縣議會議長、臺灣省省議會議員、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)擔任理事長，協會成員包含地方人士及警職人員等，隨著時間流逝，迄今該協會已不復存在。



- 1 警務處令警民協會宿舍應登記為縣政府所有
- 2 臺灣省政府令警民協會捐贈宿舍產權登記縣政府所有

道：「自從承接宿舍拆遷業務後，曾多次實地探訪關心，如今宿舍已經凋敗沒落了，相信都更之後將帶來新的氣息。」

伍股長與邱警務正皆對都更持樂觀其成的態度，相信都更完工以後，能提高當地的人口密度、生活機能、公共建設發展與居住品質，創造更完善宜居的居住空間與環境。因此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將積極持續進行剩餘住戶的溝通協調，並妥善安置，期待凝聚共識、開創更美好的居住願景。

二、居民·生活

正光路警察宿舍為一格局正方形的宿舍群，十分接近傳統日式宿舍的格局，前方有庭院、部分建築也有後院，因此大部分的居民通常都會種植九重葛、曇花等各式花卉，使得每家每戶綠意盎然、一片欣欣向榮。

宿舍為一戶一棟，有些住戶根據需要做一些增建（民國70年代），也能夠向警察局申請經費增修，由於正光路警察宿舍的建築較為特別——為一開放空間，並未設有圍牆，因此常常能見到家家戶戶紅磚牆的頂端砌上酒瓶的碎片，試圖以銳利的碎片阻止外人翻牆、抵擋宵小入侵。根據多名住戶回憶，過去的正光路警察宿舍治安良好、民風純樸，但隨著大部分的住戶搬離、宿舍年久失修，正光路警察宿舍的低矮建築，成為了容易被陌生人入侵的較危險地區。

正光路警察宿舍入住的66戶居民都為警察及其眷屬，由於過去的消防隊隸屬於警察局，因此亦有消防員（如曾盛生先生）及其眷屬居住於宿舍之中。過去居住的警察多為外省籍，來自中國各個省分，因此風俗習慣大不相同，彼此的互動也並不是那麼熱絡。但在丈夫多為警察，必須因公務輾轉臺灣各地時，留在宿舍裡的女眷多會彼此互相照應，包括照顧孩子等，北方人好麵食，哪家多做了饅頭、餃子，也會給鄰居互相分送。

在正光路警察宿舍的西側，有一塊約5、60坪的菜圃，根據住戶的回憶，菜圃曾經為籃球場，許多宿舍的孩子與返家的警察父親，經常會在那兒打籃球，後來棄置不用後，被宿舍的媽媽們開闢成菜圃，種植一些簡易的蔬果辣椒、花卉等，到現在那處依舊長滿了茉莉花，初夏時的土芒果結實纍纍、香味隨風四散。

菜圃旁的兩條大水溝，也是住戶們的共同回憶，沒有加蓋的大水溝儘管並不深，卻也足夠危險，每位母親都諄諄叮囑著自家的孩子，千萬不可去水溝附近玩耍，以免發生憾事。

三、結語

正光路警察宿舍曾經歷過兩次較大的建設，分別是民國65年由於巷弄昏暗，申請增設水銀燈，使回家的路不再黯淡無光；民國74年警察局補助宿舍修繕，直到民國78年轉型為職務宿舍，不再補助修繕後，隨著住戶們一戶戶的搬離，劃定廢棄的宿舍也逐漸增加，如今正光路警察宿舍依稀能見到殘留的生活痕跡，在棄置生灰的家具上，曾經被細心照料的花草植物依舊頑強的生長著，展現著堅韌的生命之力。

曇花

眷村的常見植物，花期短暫，花朵與火龍果非常相似。經常作為眷村料理的食材，如曇花蛋花湯、曇花排骨湯等，亦可加入冰糖，煮為甜湯食用。為眷村孩子記憶中的味道。



3 圍牆下盛開的杜鵑花（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提供）

4 避免宵小入侵的紅磚碎片牆（攝影：萬仁政）

5 眷村媽媽合影留念（王玲玲提供）



漫步正光

——員警訪談與住戶百態

一

走進幽靜的正光巷中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整齊低矮的平房，這裡是正光路警察宿舍，在附近高樓林立、車水馬龍的襯托下，這裡彷彿一個時間停滯的地方。白色的平房上被人以水彩畫上了蒼綠釉藍的山水，隨著時間斑駁裂解，顯得更加氤氳而夢幻。時序是傍晚時分，前來運動的附近大姐告訴我們：「這個圖畫喔！是有一年要選舉，請人來外面畫的啦！」

正光路警察宿舍預計於10月底拆除，住戶們早已陸續遷離至中路區警察局幫忙安置的社會住宅中。紅磚牆順著狹窄的僅容兩人並肩通過的巷弄一路延伸，無人打理的綠植任意舒展著，爬藤植物簇擁著傳統眷村朱紅色的木門，顯得更加地冷冷清清、沒有人氣。但一街一隅、一盆花朵、一磚一瓦，都揭示這裡曾經的生活痕跡。

二

全盛時期曾經住滿66戶的正光路警察宿舍，如今18戶已經進入安置作業，僅剩下6戶由於認知上的不同，須要再進行調解與溝通。伍志鴻股長說，目前合法借用正光路警察宿舍的，必須是借用人的眷屬（夫或妻）才有資格，若是警察的子女，成年後也不得再借用了，而是交還給國家。

「正光路警察宿舍從歷史脈絡來看，其實就是警察制度上的轉變，從舊警察到新式警察的轉變、從制度和形式上的轉變。」伍志鴻股長感慨地說，以前的時代大環境的條件很差，連帶的警察的待遇也是比較清寒的，因此當時的政府沿襲舊日治時期的模式，讓警察連同其眷屬一起入住，希望能夠方便照顧這些國家公僕的妻眷。但隨著時代變遷，警察制度也隨著變革，現在宿舍的派發已經不如從前為家庭宿舍，而轉型為新型的職務宿舍，由國家嚴謹的管理；且隨著警察制度建立與福利的提高，現在的警察成家後，往往也會選擇在外自行購屋。可以說，這種「家庭宿舍」的形式，早已慢慢走入歷史。

走過一處又一處早已交還並報廢的宿舍，破碎的木材與廢棄品散落一地，唯有縫隙中的小花開得茂盛。緊閉的窗戶上，一隻孤零零的小熊維尼玩偶卡在上面，被風吹雨淋的灰撲撲地，深鎖的大門前由於無人進出，早已是荒煙蔓草一片，一封永遠無人收取的牛皮信封靜靜躺在上面，或許在下



- 1 靜謐的巷弄 (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提供)
- 2 被留在這裡的「它們」 (攝影：萬仁政)
- 3 不怕生的貓咪 (攝影：萬仁政)
- 4 斑駁的水塔 (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提供)

三

個或下下個兩天，它也不復存在。一顆洩氣的足球、一把滿是灰塵的吉他，這裡的一切都告訴我們，它們也曾是這裡孩子們心尖上的那塊寶，但隨著時間流逝，孩子們走出宿舍追求人生、盡情翱翔，而它們則被留在這兒。

「這裡以前可能住著一位擅長花藝的警眷母親。」正當我們凝視著掛在鏽蝕電表下豔黃的波斯菊小花盆時，從牆隙間倏地跳出了兩隻小貓，這些嬌小的生靈早已將這裡當成自己的家，無懼的看著我們。遠方街道走來了一對母女，目測母親已經是非常高壽的年紀了，頭髮花白的坐在輪椅上，口中發出「啞和」的聲音，望向了我們，仍居住於正光路警察宿舍的這對母女，女兒微笑向我們打了聲招呼：「傍晚了，帶母親出來走走。」我們也微笑的還了禮。

我們曾詢問協助正光路警察宿舍拆遷的伍股長、邱警務正，最令他們感到為難的，不外乎「法」與「情」之間的兩相權衡。邱警務正曾提到，能夠理解住戶居住許久的不捨心情，但就宿舍現階段而言，生活品質並不好，附近也沒有足夠的綠地、公園可以供居民遊憩、乘涼。但目前這種比較積極的管理作法，也讓他們擔心會不會站在了住戶的對立面。非常感謝的，幾次關心住戶的經驗下來，住戶的態度都是比較平和的，並不會對他們出氣或者遷怒。

「宿舍裡還有2、3位住在這裡的退休老學長，已經8、90多歲了，身體狀況還很硬朗，像是曹雨谷、傅春山等老學長，他們在當警察的時候，我都還沒有出生。」現任承辦人邱警務正說，在工作過程中，能感受前幾任承辦人的辛苦付出和為難。除了伍股長，還有前任承辦人廖文揚警務正，由於年紀和住戶的年代相仿，會經常和他們閒聊與協調說明，幾乎一個禮拜去兩三次。期盼在充分的溝通中，能夠理解彼此的立場，更加圓融的達成「為民服務」的初衷。

在即將離開正光路警察宿舍的轉角，有一個三層樓高的水塔靜靜矗立在那兒。如同水泥巨人般，以它的手掌沉默的托著天空。經年累月的受風吹雨打，使它的表面鏽蝕不堪，管線也龜裂外露，看得出已經棄置許久了。

或許它也曾表面燦亮，一肩承擔起整個正光路警察宿舍家家戶戶的用水。只是如今也該是卸下重擔的時候了。無數埋藏在地下的管線盤根錯節，繼承了先輩的責任與工作，兢兢業業著，日夜奔流不息。



一草一木，皆為家

——王玲玲女士

一

正光路警察宿舍中，一戶紅磚砌起的矮牆下，嫣紅的杜鵑花正盛開著，精心打理過的綠木斜倚出牆，為寧靜的小道增添幾分生意——這裡是伴隨王玲玲成長的家。

「我的父母親是在臺灣結婚的，當我的母親到碼頭時，父親正站在那等著她。」當王玲玲回憶起父母相會的往事時，我們彷彿感受到了一陣海風輕輕拂面而來。王玲玲的父親當時正就讀南京警察學校，跟著家人一起隨國民政府來到臺灣。而母親則是受到軍隊保護的流亡學生，和父親是初高中的同學，是父親拜託當時在軍隊中的朋友幫忙，這才將母親和她的家人平安送到臺灣。當母親抵達碼頭的那一刻，是父親站在碼頭上迎接她，爾後自然而然的，兩人便在臺灣共結連理，並於民國41年先後生下了王玲玲與她的兄弟們。

王玲玲回憶道，父母親剛到臺灣時住在臺南新營一帶，由於父母都是河南人的關係，在口味上也更加偏好一些家鄉菜，後來隨著父親工作輪調於基隆、臺北、後壁、新營等地，當入住正光路警察宿舍時，各種習慣早已和臺灣人融合的差不多，王玲玲甚至補充道：「我們住在南部時，都會講臺語呢！」

二

「當父親民國58年從臺南後壁調到桃園時，那時還沒有正光路警察宿舍，是經由許多人的努力，宿舍才慢慢蓋起來的。」問起正光路警察宿舍的興建始末，王玲玲為我們娓娓道來。剛開始時警察局對宿舍的規劃並不完整，是靠著警民合作、議員捐地，由前面的平房先建起，後續警局撥款，才慢慢將宿舍建起來。也因此住戶們對於親手建造的一磚一瓦，都蘊含著濃厚的情感。

民國59年，王玲玲一家正式搬入正光路警察宿舍，不大的空間要擠下一家五口，其實是有些吃力的；總共的三個房間：母親一間、哥哥一間、王玲玲與弟弟共用一間，便已是滿滿當當，那當在外奔波公務的父親回來時怎麼辦呢？王玲玲笑著說：「當父親回來時，就塞一張小床在客廳給他睡。」一家人的生活平平淡淡，卻也十分溫馨。

談起家中的日常生活，王玲玲道：「那個年代其實沒有什麼物質享受，一家過得很平淡，但整個家都充滿了回憶。」由於父親常常不在家，母親的身影總是很忙碌；但當孩子們放學回家時，母親總是在門口等著他們回來。而久久返家一次的父親，在家中靠窗的地方放了把椅子，閒暇時坐在他的專屬位置上泡茶、抽菸，看著三個孩子在客廳嬉笑玩鬧。偶爾心血來潮，也會手把手教導王玲玲與兄弟們練習毛筆字。不過寥寥數語，卻勾勒出一個家庭溫暖而幸福的模樣。

1 宿舍合照—王玲玲與父母親（王玲玲提供）

2 王玲玲的父親—王崇明隊長（王玲玲提供）



1

2

三

「我覺得父親的警察工作是非常神聖的，不僅要管理，責任也很重大，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很驕傲的事。」對於王玲玲而言，身為警察子女是一件與有榮焉的事情。父親一直以來都是一位熱心、對警察工作很有熱忱的人，總是源源不絕帶給別人力量，面對挫折時，也讓孩子們看到勇敢奮鬥的決心。因此從任職基隆碼頭起，便頗得長官賞識，更曾得到前總統蔣經國信任，在大溪慈湖負責開路的工作，陞遷之路十分順遂，也得到很多獎項肯定。

「父親從小就是隊長性格，也不怕得罪人；而母親就像是在背後拉住他的人，以免父親太衝動。」王玲玲笑著說。

四

當問起對正光路警察宿舍有什麼樣的回憶存在呢？王玲玲答道：「印象最深刻的仍然是鄰居，老人家一個個都走了，媽媽是最後一個走的，以前他們也會有幾個來家裡走動，人的部分是最懷念的。」隨著父親、母親與弟弟相繼過世，自己嫁往臺北，哥哥去美國成家，曾經略顯擁擠的宿舍早已空蕩蕩，無人居住。王玲玲在母親過世的頭幾年，仍會頻繁的回宿舍中整理物品、打掃。「家裡還有母親留下來的味道。」王玲玲說，在回家打掃時，也會順便打理母親留下來的花，那些都是母親親手栽種的，她不忍它們兀自凋謝，如今依舊盛開一片，自鄰居口中也都有提到：「王大姐家的花，是開得最好的。」

在正光路警察宿舍的巷口，一進來便能看到一棵很大的樹。大樹枝繁葉茂、綠葉成蔭，王玲玲說很期待這棵樹能夠被保留，因為它是一個認同的目標，是一段曾經有過的共同記憶：「在這裡生存了將近半個世紀，它是我們成長非常重要的部分。」

大樹在這裡生存了半個世紀，早已化為養料，成為了這些走出宿舍的孩子們成長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在大樹後還有果樹、櫻花樹、茉莉花，很多人在離開之際，都把樹幹鋸掉將根帶走。「留根、留根」，留下的除了對往昔回憶的眷戀，還有那曾為正光路警察宿舍一分子的認同與光榮。

在王玲玲口中，她的母親是一位才學兼備的女性，寫詩、花藝、縫工都很好，製作的中國結曾經被拿去參賽；用美麗的花朵將家裡裝飾得別出心裁；而王玲玲小時候家境比較清寒，母親就像是魔術師般，將破布製作成美麗的衣裳。

母親也十分擅長料理，不僅自學涼菜、炸醬麵、北方各式麵食外，臺灣料理也難不倒她，尤其是爸爸最愛的糖醋魚，味道更是一絕！「她來臺時才17歲，而且是家中老么，能夠學到現在這樣真的很厲害。」當時王玲玲的家中，常常聚集著來自五湖四海來吃飯的父親朋友們，只為一嚐母親的好手藝。



3 紅磚牆外，王大姐家的花開得燦爛（王玲玲提供）

4 被留下來的樹樁（攝影：萬仁政）

奔赴父輩的身影

——曹瑞興先生

一

「印象中家裡有個小飯廳，每到吃飯時間，父親會要求我們全部到齊再開飯，這是全家人聚在一起的固定時刻。」小小的正光路警察宿舍裡，住著曹瑞興三兄弟、與擔任警察的父親曹雨谷先生和母親，這是曹瑞興美好的童年回憶。

「我的父親是上海人，15歲時便離家從軍，後來一路跟著國民政府輾轉來到了臺灣。」在那個國共對抗的年代，曹瑞興的父親——曹雨谷先生，為了國家征戰半生。父親曾去過大陳島—江山島打游擊，協助當地不願投共的居民撤往臺灣，也曾受到長官欽定，潛伏到上海做情報工作。

在民國36、37年左右，父親隨著部隊來臺，便被調往金門參加八二三砲戰，部隊收編後以陸軍少尉身分退伍轉考警察，最早他擔任鐵路警察，再參加警察特考轉任刑警，最後以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行政科交通股股長身分退休。

談起父親跌宕起伏的半生，曹瑞興口中帶上了幾分驕傲，或許是受到了父親的影響，後來曹瑞興高中畢業後進入了部隊，成為了一名職業軍人，和父親相同踏上了報效國家的道路。

二

「每逢端午節和中秋節，母親都會自己包粽子、做月餅；過年時則一定會有讓我們回憶家鄉味的上海菜。」曹瑞興緩緩回憶道，父親在年少時便離家從軍，後來也隨著戰事一路離鄉背井，故鄉的家人親族們斷了聯繫。父親從不提起自己的家鄉，或許是害怕觸景傷情吧，也或許在內心深處，父親始終對離開自己的父母親懷抱著一絲歉疚。而身為本省籍的母親在過年時，總會特地準備一大桌子上海菜，其中必定有一道上海的經典湯品：「醃篤鮮」。「醃篤鮮」是指使用風味醃肉、新鮮嫩筍、和油花飽滿的五花肉所製成的一道上海菜，手工程序十分繁複，慢火燉煮的湯品入口連舌根都滿是清甜，除了安慰父親的思鄉之情，也蘊藏了母親對父親細心而體貼的愛意。

感慨的是，多年後某次父親喝醉時不經意的提到，兩岸剛開放之後，父親收到了從家鄉寄來的信，當年父親於上海臥底時身分不幸曝光，他的其中一個弟弟被送到了東北勞改而過世，父母親（曹瑞興的祖父母）也因為曾是長江一帶小有名氣的航運經營者，在文革時成為了被批鬥的對象雙雙過世，連墳墓也不知所蹤。兩岸開放後，父親曾頻繁的回家鄉探親，剛好今年父親的姐姐滿100歲了，前陣子寄來的照片中，早已是兒孫滿堂。父親回臺灣後，或許是遺憾自己未能找到父母親的墳墓，家中的一隅也開始供奉祖先牌位，逢年過節時，父親總是誠心跪拜，在裊裊香煙中，祭祀著自己未能盡孝的遺憾。

大陳島撤退

大陳島撤退是發生在1955年（民國44年）2月8日至25日，中華民國在美國第七艦隊護航下，將目前屬於浙江省台州列島的大陳島上的2.8萬餘名居民（居民包含上下大陳島、漁山列島與南麂列島等）全部撤退到臺灣的作戰計劃。



三

身為警察的兒子，由於警察這份工作的機動性與危險性，曹瑞興基本上是看著父親匆匆趕赴公務的背影中成長的。早年當警察的家境較為窮苦，父親又因工作忙碌而常常不在家中，基本上都是由母親一手操持家務，含辛茹苦地將曹瑞興三兄弟照顧長大。

「父親是個很正直的人，也受到鄰居和同事的讚賞，我當然以他為榮。」曹瑞興笑著說，父親為人清廉，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行政科交通股服務時，負責交通號誌、道路劃線等發包工程，有些廠商會送紅包拜託他多幫忙，他都堅決退回；當父親知道有個20多歲的年輕人肯做事，就會在工作上多指導照顧他，而他為了感謝父親，直到現在每逢過年都會來問候拜年。在曹瑞興心中，父親在做事上剛正不阿，但卻願意提攜後進，與人廣結善緣。

而最讓曹瑞興印象深刻的，莫過於民國66年所發生的「中壢事件」，由於桃園縣縣長選舉爭議，群眾包圍中壢警察分局並縱火焚燒，父親曹雨谷當時便在現場。一向冷靜自持的父親回家後，曾感慨道：「當時的情況很危急，隨時有生命危險，差點就不能和你們團聚了。」

後來父親歷經職務調動，前往花蓮縣警察局少年警察隊服務，常常需要在夜間巡邏。好不容易回家與家人團聚，往往卻連飯都沒扒上幾口，又匆匆出門前往埋伏。

目送著父親與丈夫在夜色中奔赴的背影，或許是每個警眷共同的記憶景色吧！

四

「正光路警察宿舍就像是一個小型的眷村。」曹瑞興道，宿舍裡的住戶們來自不同省籍，互相照顧著彼此家的孩子，由於大多為外省人偏愛麵食的緣故，哪家多包了饅頭、水餃，也會不吝於分送鄰居們。

而當問起對正光路警察宿舍有什麼樣的回憶存在呢？曹瑞興思索了一下，是每日下午顛顛巍巍，推著醬菜攤子來販售的外省老伯伯；是1968年紅葉少棒隊得冠，大街小巷吹起棒球風潮，和夥伴們克難的在小巷旁打棒球，這些點滴瑣碎的回憶，構築了曹瑞興的整個童年色彩。

儘管隨著自己結婚成家，曹瑞興早已搬離了正光路警察宿舍，而正光路警察宿舍也即將走入歷史之中，但那個曾經自成一個世界的正光路警察宿舍，仍然存在於這些警眷子女的心中，隨著他們各自走出宿舍追求人生，開枝散葉的散落於各地。

- 1 曹瑞興和他的家人（曹瑞興提供）
- 2 沿著正光街43巷往前走，是曹瑞興兒時的家（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提供）
- 3 每個宿舍孩子記憶中的大水溝，母親總叮嚀曹瑞興不可在附近打棒球（攝影：萬仁政）



清晨時分談笑生

——潘秋月女士

一

「我的先生叫黃清續，是從刑警隊退休的警察。」潘秋月緩緩說道，十分可惜的是，身為十多年前才加入宿舍的一分子，潘秋月並沒有參與到正光路警察宿舍最風華正茂的時光。當她住進宿舍的時候，與附近的住戶相差10多歲，鄰居們也多半都是年紀較長的長輩們。

早年潘秋月的先生和前妻、子女一起住在正光路警察宿舍，潘秋月 and 兒子住在其他地方；後來隨著先生的前妻過世、子女們長大紛紛搬離宿舍，潘秋月才帶兒子到宿舍與先生同住。平日街坊鄰居們的感情十分融洽，與潘秋月時常一起打理花卉、邊閒話家常，日子平淡而閒適，處處充滿溫馨。

大約5、6年前，潘秋月的先生過世，過往的老鄰居由於年事已高，也陸陸續續的走了。正光路警察宿舍因為年久失修，遇到下雨天時，屋內總會滴滴答答的漏水，偶爾流浪漢或小偷會趁人不在家的時候，進來偷菜刀、鋸子、照片等無關緊要的東西，潘秋月說，兒子擔心自己一個人住不方便又不安全，所以接她去和他們一起住。就在前不久，潘秋月搬離了住了十多年的正光路警察宿舍，前去與兒子同住。

二

根據潘秋月回憶道，她的先生是南部人，在逢年過節時，準備的料理都是現在臺灣常見的節日傳統菜色。像是用來拜拜的雞肉和三牲，還有象徵「長長久久」的長年菜、油香味美的焢肉等，十分豐盛。過年時則習慣煮砂鍋魚頭，沙茶的鹹香搭配酥炸魚頭提鮮，並加入大白菜、凍豆腐等，一鍋滿滿好料都是由潘秋月自己親自下廚；即使沒有特意慶祝，一家人一起度過的時光，也彌足珍貴。

談起宿舍裡的家庭日常生活，潘秋月說，自己和先生只有一個兒子，先生平日忙於刑警隊的工作，因此相處的時間稱得上聚少離多。有空閒的時候，一家人會一起在客廳看看電視、彼此分享生活中的趣事。潘秋月道，我們住的是2層樓宿舍，一樓是客廳、浴室和廚房，二樓則是房間，除了客廳以外的其他地方都算不上大；所以我們大部分的活動空間都在客廳，一家人聚在一起最重要的活動：吃飯，也是在客廳中進行，可以說客廳的存在，凝聚了一家人的生活時光縮影。

「宿舍裡最有感情記憶的一塊角落，應該是宿舍旁的那塊空地吧！」問起對宿舍印象最深刻的一處，潘秋月娓娓道來。宿舍旁的那塊空地算是他們的地，本來棄置荒廢在那，沒人使用。一開始是先生和他的前妻去整理空地，打算要種



- 1 宿舍門口合照（潘秋月提供）
- 2 年輕時的潘秋月與丈夫黃清續先生（潘秋月提供）



正光路警察宿舍後的菜圃（攝影：萬仁政）

點東西，後來則轉變為只要是附近的鄰居，想種東西的都可以來種；自從她和先生結婚以後，閒暇時他們便會和鄰居一邊種東西，一邊聊聊天、話家常，而這早已成為了潘秋月每日早晨不變的日常。

每當夕陽西下的日落時分，左鄰右舍有時會拿小凳子出來，坐在家門外的巷口空地聊天；清晨時，附近的老人家也

三

「我們很少會和宿舍外面的人來往，感覺那個時候很多的人都不喜歡警察。」潘秋月感慨的說。早年大概民國50、60年代左右，當時很多人討厭警察，認為警察就是所謂的「半黑道」，直到警察退休以後，還有人在罵。但我先生的個性，卻是所謂「老好人」一個，以前有年輕的警察同事向他請教工作該怎麼做，他都很樂意指導和幫忙，因此年輕同事總會稱呼他一聲「老師」，也沒有人在先生退休之後說閒話或者是罵他。

「當我先生過世的時候，很多前後期的同事早已經去世了，而以前受他幫忙的年輕同事，也大多退休了，那些後輩同事知道我先生過世時，還拄著拐杖走到殯儀館，送他最後一程。」

「可見我先生的做人不錯。」潘秋月語帶懷念，笑著說道。

問起身為警眷的那些酸甜苦辣，潘秋月與我們分享，大概在民國50、60年代，當時臺灣的治安並不好，而身為刑警

會探頭出來，彼此問候閒聊。潘秋月說，當先生過世以後，那塊地就由自己種，有時會帶小孩去拔草、鬆土，種一些簡單易存活的東西，比如說辣椒之類的，需要時便可採摘入菜；直到現在那塊地還生長著土芒果和茉莉花，整塊區域香氣繚繞，但後來看到警察局好像有立告示牌，告訴大家宿舍準備要拆遷了，因此便也不再種東西了。

隊一員的先生，總是忙於偵查一個又一個案子，常常處理到很晚才回家。我問他因為什麼事這麼晚回來？從先生的口中才得知，他辦過一個又一個大案，有中壢老師分屍命案，也有捉過槍擊犯。

先生說，早期的流氓動手打架都用刀子，但民國70、80年代已經開始會拿槍，因此在當時抓槍擊犯是天大的事，隨時都有生命危險。儘管危險，但潘秋月的先生仍然在崗位上兢兢業業，總在夜色深處盡忠職守的追捕犯人，而潘秋月也總是默默的，不吝於支持著自己的丈夫。

隨著丈夫過世，正光路警察宿舍也即將在10月底面臨拆遷，如今留下的，是潘秋月與丈夫在清晨微光下，在宿舍的空地裡，一邊種植、一邊聊天的溫馨時光。

撫今追昔

Memories of
The Taoyuan Police Dormitory

流轉正光

桃園警察宿舍往事回憶

2021年8月出刊

發行人 | 陳國進

副發行人 | 廖美鈴、詹永華、黃家琦

總編輯 | 李泊輝

執行編輯 | 劉穎芝

編輯組員 | 林東星、陳盈村

協辦單位 |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後勤科、資訊室、刑事鑑識中心

發行單位 |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

地址 | 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3號

聯絡電話 | 03-3383701

網址 | www.tydpd.gov.tw

製作單位 | 紫晶數位有限公司



桃園市政府警察局
Taoyuan Police Department



桃園警政APP
— iOS —



桃園警政APP
— Android —



桃園市政府
警察局



桃園市政府
警察局 FB

著作財產權人保留對本書依法享有之所有著作權利。

版重製、改作、編輯或公開口述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，須先徵得著作財產權管理機關之同意或授權（請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，電話：03-3383701）。